



心灵迷彩

● 韩青辰 著

花城出版社

守口如瓶

执着——误入歧途；完美——缥缈虚无
一念之差，万劫不复

韩青辰 著

守口如瓶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口如瓶

韩青辰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3

(心灵迷彩)

ISBN 7-5360-4305-8

I. 守...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3453 号

责任编辑：李湘湘

封面设计：罗 丹

技术编辑：易 平

版式设计：王惠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125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05-8/I·3471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危机	1
第二章	抓捕	18
第三章	迷惑	39
第四章	隐情	63
第五章	黑夜	80
第六章	圆满	99
第七章	疑点	123
第八章	反常	144
第九章	缥缈	164
第十章	错综	179
第十一章	恍惚	201
第十二章	意外	222
第十三章	前尘	241

目录

第十四章	竹 林·····	264
第十五章	漏 洞·····	281
第十六章	破 碎·····	301
第十七章	陷 阱·····	318
第十八章	失 足·····	340
第十九章	纠 缠·····	355
第二十章	落 幕·····	371

第一章 危机

桑尼是从医院偷偷跑到娜娜婚礼上去的。

桑尼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只是最近比较空，她想把困扰她多年的扁桃体切除，于是跟老总打了个招呼就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她的扁桃体有轻微的炎症，得先输两天液才能手术。

桑尼住院没跟桑雅汇报，因为她觉得这点小事她自己完全能对付。但为什么不跟段韧说，她自己也闹不清。也许她潜意识里觉得，跟段韧打了招呼，就意味着自己向他默认了他们的关系。

桑尼没想到会在娜娜的婚宴上碰到段韧。当时桑尼刚来到酒店门口，她看见段韧扶着一个老爷子下车，两人面容酷肖，亲如父子。段韧将老爷子送进去又返身出来，这时候他才看见了桑尼。

“桑尼！”段韧很兴奋，疾步跑上来。“我从队里回家拿身衣服，顺道送我爸来参加他老同事女儿的婚礼。你怎么来了？”段韧因为兴奋，语速很快，掩饰不住他的惊喜。毕竟他们有好久没见面了。

“新娘子是我的大学同学呀，我能不来吗？”

段韧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说，“我今天有急事，改

天再约你吧。”说着就要上车。

“段韧。”桑尼看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稍作犹豫，说：“过两天我要做个小手术，在人民医院。有事打我的手机。”段韧刚要回答，口袋里的手机又响了。他说：“放心，我一有空就去看你。”说着，匆匆钻进车里，那辆白色警车飞也似地跑了。

桑尼心里微微地泛酸。她转过身，向酒店大堂走去。刚过旋转门，已看见娜娜花团锦簇地向自己迎过来。

娜娜的父亲据说是市里的头面人物，她的婚礼盛大而奢华，光是酒席就足足铺了近百桌。娜娜请了所有的同学，包括小学和幼儿园的。桑尼这桌都是茂顿大学的同窗，当年的辅导员、现在已是校办主任的方京也在。桑尼见到他们别样亲切。一桌子人自顾着热闹，很快将娜娜小姐的婚礼挪到一边儿去了。

娜娜这家伙原是桑尼的死党，两人曾经一起为单身贵族摇旗呐喊过。谁料她三十刚过，就急吼吼地投身婚姻，将桑尼单个抛荒在这里。桑尼这下成了他们班名副其实的“最后的贵族”了。虽然桑尼的生活里有个段韧，和段韧或远或近的也有过不少接触，两个人隐约有点感觉，可毕竟火候未到。她不知道那个有些神秘的大男人在踌躇什么。他不急，桑尼更不急。这样两个人就淡了下来，多少天才见一次面，见面了段韧也是勉为其难的样子。桑尼不知道是自己的原因还是他出了什么问题。桑尼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疏远出界，不再主动和他联系。

真的离开这个男人，桑尼还是有些舍不得。桑尼看男人只看品质，是否纯正阳刚。两者兼备的，桑尼才会把他划为

朋友。段韧是桑尼的朋友中最特殊的一个，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刑警，还因为他把纯正和阳刚这两种品质结合得充分而和谐。桑尼是喜欢段韧的，但不能因为喜欢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尊严，在段韧的傲气面前她决不会主动投降。

婚礼的司仪显然很专业，他把娜娜和新郎官折腾出一套又一套亲昵而不失浪漫的动作。桑尼觉得有些寡淡，但她不想轻易流露。于是本来不爱热闹的她也跟着大家，夸张地大呼小叫起来。

方京就坐在桑尼边上。酒过三巡大家热情开始退却的时候，方京突然扭过脸来，压低了声音，诡秘地问桑尼：“对了，你不是在报社跑政法吗？最近有一起怪案你知不知道？还是跟我们学校相关的呢！”

“不知道，什么怪案？我只知道最近他们公安弦绷得挺紧的。”桑尼满脸问号，心也跟着紧了起来。难道段韧是被大案缠身？她撇开其他人凑到老师耳边说：“等会儿我请您喝茶。”

茂顿大学后门口有一家叫“绿吧”的茶馆，是桑尼经常光顾的地方。婚礼过后，她没来得及跟娜娜说体己话，就和方京直接打车过来。正好方京家就住校园里面，桑尼选这儿等于是把他送回家了。

茶馆生意正旺。桑尼选了里间一个清静的角落，给老师点了壶西湖龙井，自己则来了一壶清香茉莉。然后她前倾着身子对着老师，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方京端了茶未开口就摇头笑了。他说，“你看你，脾性还跟在学校时一样。不过，老师在这儿预先声明一下。这个案件目前还处于绝密状态，不许公开宣传的。今天我见到你们可能是太激动了，加

上你是专门跟他们公安打交道的，我总以为你知道点情况呢！哎，我姑妄说之，你姑妄听之，你可不要出卖我哦！否则要被追究的。”

桑尼越加好奇。为了让方京老师尽快进入正题，她只好频频点头不说话。方京再喝了两口茶，好像整理了一番思绪，这才娓娓道来——

事情开始在今年的寒假。在学校北园图书馆旁的望鹤楼那里，一个打扫卫生的老校工，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叫。当时校园里没什么人，地处偏僻的望鹤楼那边更是寥落。老校工的喊叫没人听到，他转身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校门口。大清早的有一些人在来回地跑步。门卫看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忙拦住他查问。这一问就问出一具女尸。

对付校园事件，公安机关有经验了。首先得做好保密工作，怕打草惊蛇也好，怕吓着同学也好，反正这已成惯例。校保卫部悄悄地做了前期工作，公安上过来的也都是便衣。

那时候是二月份。排摸了一通寒假留校人员后发现，该女生是生物系二年级的学生。学期结束的时候刚拿了奖学金。她老家是贵州山区的。家境不好，留校过年为了勤工俭学挣点学费。除夕那天茂顿的同学还带她回家吃过饭，不料在开学前夕却被害了。致命伤在后背，显然是他杀。女学生没父亲，她母亲听说这事不知是麻木还是悲伤过度，什么也没说，抱了骨灰盒就走人。当时学校给了部分慰问金。

公安机关忙了几个月，没能抓到凶手。学校也表示理解，毕竟现在的高校非常社会化了，一些事情要说复杂还真的很复杂。

两个月过后，大家都快忘却这事的时候，操场北部的树

丛里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受害者是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来自大连那个海边城市。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公认的班花，很多男生都喜欢她。

这回公安局开始头疼了。因为他们发现这前后两起案子有诸多相似之处。凶手选择的地点都非常僻静，属于人迹罕至的角落。先后都由校工发现。被害人女性身高都在一米六五左右，长发披肩。伤口的位置在后背，肝脏破裂大失血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伤口是贯通伤，作案工具是十厘米左右类似剔骨刀的利器。除刀伤外，没有其他伤痕也没有搏斗的痕迹，估计凶手是从背后突然袭击。伤口很深，出血量大。以此推断两案的凶手系同一名手臂有力量的男性。但两个姑娘都没遭到强暴和抢劫。所以此人行凶的目的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意识的复仇，一种是反社会性的心理变态杀人。

专案组秘密侦查发现，两个女孩都循规蹈矩不怎么爱交际，学习都很好。尽管后一位性格稍偏外向，但也从没有出轨的行径。两人的社会交往都很单纯，所以报复杀人的可能性不大。倒是后一种很有可能。

大连那家人的情绪很不好，后来政府出面校方花钱，才平息了他们的火气。你知道索尼，我们学校最近正处于申报“211”工程的紧要关头，这个时候校长可不愿意出这样的事情。为了保证秘密侦查，第二起案件发生的当晚，校长就在迎宾楼宴请了市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是高书记吗？

不是，高书记不是调到省里当教育厅长了吗？现在这个书记原来是副市长。

现在的干部多，调动快，连我们这些搞新闻的都应接不

暇。

谁说不是呢。现在这个书记跟我们校长是同窗，所以立即下令此案要快侦快破，而且必须在绝密情况下进行。不过我也真是糊涂，既然是绝密状态下进行的侦查，你们这些跑新闻的记者怎么能知道?!

方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你放心好了，你跟我讲，全当给我提供写作素材。

是是是，听说你已经写过两本书了，不错啊，不错。这起案子破了以后绝对是个好本子。你知道吗？事情后来又出现了新的麻烦。

这两起案件之后，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安排便衣在校园里驻扎下来。白天黑夜他们都在僻静的地方巡逻。奇怪了，那家伙好像知情似的，夹紧尾巴不出来了。警方没办法，后来把校工一个个地都排查遍了，也没有进展，案子死在那上头了。专案组也有些疲倦。

新街口闹市区筹建的红宇大厦倒塌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五一”长假期间发生的，不说是垃圾工程吗？

嗨，好像没那么简单，公安跟你们这些记者打交道，不可能提供太具体太真实的东西。这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安全感问题，负面报道多了，会影响到城市形象和投资环境。所以行内行外都讨厌你们搞负面报道，不过老百姓喜欢。

我听说书记接到过匿名信，说红宇大厦是被人炸倒的。这事儿当然比茂顿大学学生被杀的社会影响更坏。为了不再出类似的恐怖事情，书记让专案组撤出校园，但夜巡照旧，由校方组织力量进行。

嗨，校长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可也不好强求同窗。毕竟书记头顶的压力比校长大多了。瞧瞧，本·拉登的示范、恐怖势力的抬头、校园连环血案和红字的被炸，怎么能不让人焦头烂额？这个副书记当得真不是滋味啊。不过他吃苦也是值得的，谁不知道他是市委接班人的料，将来还是要发展的！他的前途当然就是我们校长的前途，校长只有补台的份儿。

是谁呀，这人被你说得这么神？

哎，说了你也不会认识。校方组织了老校工和保安，可毕竟是义务巡逻，好坏没有赏罚，所以进行了一阵子也就松散下来了。这就给最近一起杀人案留下了可乘之机。

还有一起，什么时候发生的？

前天，五月十八日，在化学楼后面的楼梯上，又有一个长发女孩被杀了，身高一米六七，是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据说她的眼镜丢在教学楼，晚上熄灯了她坚持要去拿。宿舍里的女孩子当时还跟她开玩笑，说别被情痴吃了。你知道的，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大多数学生不知道学校发生了连环杀人案。尽管学校一再强调纪律和安全注意事项，但那些大学生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他们谁肯承认自己胆小？但是告诉他们真相，又怕坏了学校的声名。

那女孩也胆大，结果出去了就没有回来。寝室的室长反应很快，立即打电话给保卫处，所以这个现场是公安方面的人和保卫处一起发现的。他们秘密勘察了现场，取了痕迹物证，推断凶手的身高大约一米七五左右，而且肯定是心理变态患者。

可以想象书记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吧，还有那些分管刑侦

和治安的警察兄弟。这才叫水深火热。

现在警方有没有安排人在学校巡逻？

有了。总不能再发案啊！如此下去迟早是要惊动学生的，社会上也会传开，“211”工程还怎么申请？

因为太晚，桑尼没去医院，她直接回了宿舍。她住在报社的单身宿舍楼，那楼年久失修，路灯早坏了。桑尼提着气儿穿过黑暗的过道和狭窄的楼梯，生怕后面跟上来一个拎着剔骨刀的家伙。

桑尼回到房间就找段韧，现在她知道段韧为何这半年如此疲惫。她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对他怨怒好没道理。桑尼听到段韧的声音就跟他说对不起。段韧感到奇怪，因为桑尼向来是傲慢的。桑尼等段韧完全放松下来便拐弯抹角问起茂顿大学的杀人案来，谁知段韧却给她一句冷冰冰的无可奉告。桑尼再坚持，段韧却挂了电话。桑尼这才真正生起了段韧的气。

桑尼决定自己去摸情况。第二天她输完液跑到市公安局宣传科，宣传科的李主任接待了她。李主任一时语塞，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楚。当天下午段韧打电话给桑尼。说局领导知道他们新闻单位要插手后，非常恼火，专门开会重申了纪律。桑尼知道他的意思，她没耐心听段韧说完，“啪”地摔了话筒。这下两人又断了联系。

桑尼放不下这起标明绝密的案件。她想知道案情进展的情况，她关心茂顿大学的学生，担心悲剧继续发生。她在里面读了四年书，当然知道一个女孩考进茂顿大学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父母培养一个大学生孩子多么不容易。段韧他们的

阻挠，激起了桑尼对这起案子的兴趣。桑尼难以做到置身事外。

僵持了大概一周，段韧到底来医院看望桑尼了。这个从不肯给女孩买花的男人，竟然带来一大束黄玫瑰，好像是专门负荆请罪似的。那是桑尼最喜欢的“和平黄”。桑尼很感动，她耐着性子把心里的话对段韧娓娓道来。段韧听了，不再有责怪她的意思。两人在沉默中达到契和。段韧的“冷”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忠于职守，这一点桑尼非常欣赏。不过段韧这次的反应好像跟以往不太一样。

“最近你们的侦查有没有进展？”

“好像快了。”段韧是重案组的主力，他这么说，理应没问题。“你放心吧，领导自有领导的考虑。可以公开的时候，我会主动向你桑大记者汇报的，你好好地安心休养吧。”

桑尼第二天要手术，段韧原想多陪她一会儿，让她放松放松。可他的手机却火急火燎地闹起来。刑警队紧急集合，段韧听完电话，无奈地冲桑尼摊摊手。

段韧走后，病房里外出散步的病员相继回来，断断续续地有人来看望他们。桑尼拿出今天的晚报，让自己尽量处于松散的状态。看样子明天进手术室只能孤军作战了。

桑尼出生在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堂姐桑雅比她大八岁，两人从小就要好，一起打鱼，一起吃海鲜，或者一起听故事。后来姐妹俩长大了，书读得一个比一个棒。桑雅考进茂顿大学医学院，桑尼也把目标锁定在茂顿大学。桑尼如愿以偿的那年，她的父母却在一次出海打鱼的时候溺水死了，一句话也没留下。

那时候桑雅大学毕业已经两年，分配在市人民医院工作。她主动揽过了照顾桑尼的义务。桑尼依恋桑雅，特别是最初的那几年。渐渐地桑尼觉得这份依恋对自己的成长很不利。所以工作后她有意识地跟桑雅拉开了距离。

桑尼看了一会报纸，正感觉有点倦怠。突然房间里走进来一个人，她让桑尼一下从迷糊状态醒来。

走进来的是一个风姿妙曼的女人，她满面含春，眼角堆笑，走进来就把所有人的视线都拽了过去。

只见她走向墙角那个已经做过手术的老大爷，老大爷微微欠起身子。那女人赶紧上前，俯身给他掖好被角，一边用脆生好听的嗓音说，“不用起来，躺好躺好。”

女人的身后跟上来两个年轻一点的医生。他们随从在她身边。女人接下来开始询问老大爷一些情况。她的神情专注而有耐心，热情和谦恭中也带有尊贵。但这尊贵包裹在她那无微不至的周到和礼貌之中，让人感到的尽是亲切。桑尼看着不觉呆了，这就是工作中的堂姐吗？

桑院长问候完了大爷接着挨个地询问情况，看来她是来查房的了。她身后的小伙子非常敬重她，虽然他们没朝她看一眼，也没跟她说过一句话，但他们虔诚的身体语言流露了一切。这虔诚也感染了大家，整个病房的人都带着同样的姿态出现在女院长面前，桑尼也不例外，仿佛桑雅是从天而降的女神。

“噢，桑尼，你……怎么啦？”桑雅微微睁大了眼睛，但没破坏她良好的风度。

“别紧张，做个扁桃体切除手术。”桑尼故做俏皮。

“你……哦！等会儿我再过来看你。”

桑雅回眸一笑跟大家点点头。随着她的离去房间里荡漾起淡淡的桂花清香，好一会房间里才有人说话，而且说的就是桑雅。大家都在议论她，听口气是赞叹。桑尼想不到桑雅姐姐在医疗系统如此有名望，他们都知道她是医学博士，曾经多次作为代表到国外讲过学。桑尼奇怪，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

段韧出了医院直奔案发现场。令人惊诧和愤怒的是，现场仍在茂顿大学校园。这已经是段韧第四次在校园里看到这种凶残的场面了。倒在地上的女子五官非常清秀，尤其是她那精巧玲珑的鼻头，由于失血，像枚完美的玉雕。她的嘴角奇怪地闭合着，灯光下柔和的弧线弯出一个宁静的笑容。这是个柔美温和的女子，连她的死都带着一丝恬静，可想而知她活着的时候是多么可人。段韧看着这个女子惋惜之情油然而生，多好的姑娘，又被这个魔鬼毁了。

段韧抬头环顾夜色笼罩下的校园，路灯宁静地睁着那双眼睛，通宵教室的日光灯仍精神抖擞地亮着。偶尔有背着书包的夜读者寂寞地走过。大部分教室已经漆黑一片了。

第四位女生被害的地点不算偏僻。那是一条狭长别致的小道，它斜插在校园的林荫甬道上，穿过教室与教室之间的花圃。道旁两行修长的绿色棕榈植物，结构出别样的宁静幽密，这确实是情人约会的好地方。

段韧奇怪凶手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位置，虽然比较幽密，但毕竟靠近大路，被人目击的危险简直太大了，只要失手这里是无处可逃的。单单从地点的选择来看，这与前三次的作案风格大不相同。显然这家伙已经处于癫狂状态了，他

是不是憋不住了？段韧的眼睛瞟往周围深邃的黑暗，好像那双惊恐的眼睛就躲闪在不远处，似乎能闻到他身上浸染的血腥味儿。

在这个地点上采集足迹等痕迹物证意义虽然不是很大，但段韧还是等技术员老刘把枯燥而细致的勘察做完，才俯下身去，仔细查看尸体。按照他的经验，他先用自己那只极度敏感的鼻子在尸体周围进行了一番搜索……尽管对大多数案件现场来说，这样做并不会太大的收获，但他还是习惯这么做。当他的鼻翼扫描到死者的脖颈部和脸部时，他隐约闻到了一种很淡且很独特的味道。这种味道似乎很熟悉，但仔细搜寻仿佛又很陌生。段韧正要辨析，一双黑色圆口布鞋停在他的身边，不用抬头他也知道是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顾琨。

顾琨穿着低圆领的夹克外套，敞着拉链，露出里面的大红T恤。脚上特意穿了这双休闲布鞋。走在大学校园，没人能看出他的身份。

段韧蹲着没起来，他的眼睛从下往上移动最后停顿在顾琨的脸上。顾琨没接段韧的眼神，他沉重地点了点头，说，“我在跟书记谈事情，接到电话就赶来了。”边说边戴起手套，把女子绵软的身子翻过来，指了指那血糊糊的伤口说，“没错，又是那小子”。段韧没吱声。

顾琨放开女子，皱了皱眉头，恶狠狠地说：“绝不能放过他！”说着，甩下嘴里的烟头，一个人先离开了。大概由于愤慨，那烟头在地上有力地一弹，滚到路边的草丛中不见了。

段韧作为市局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立即召集巡逻人员